

朱子語類

夏三

呂陳蔡

陸

口 13

775

40

13
775
40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二



呂伯恭

因說南軒東萊或云一先生若是班平壽昌曰不然先生
適聞之遂問如何曰南軒非壽昌所敢知東萊亦不相
識但以文字觀之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
也先生然之壽昌

某嘗謂人之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
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伯羽

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子靜使氣好為人師要
人悟喜同已使氣之問祖

或問東萊象山之學曰伯恭失之多子靜失之寡柄
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



則以為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伯恭更不教人讀論語方子

伯恭教人看文字也龜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須有一箇是與不是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咈理如何不理會得賜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然矣呂大舊時性極褊急因病

讀論語於此有省後遂如此好中便廣錄云伯恭言少時愛讀論語於此有省後遂如此好便性才見使令者不如此

意便躁怒後讀論語云云其嘗問路德章曾見東萊說及此否

伯恭要無不包羅只是撲過都不精詩小序是他看不破薛常州周禮制度都不能言邵數亦教季通說過一遍

又休了楊

東萊聰明看文理却不子細向嘗與較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治作洽據治字於理為是他硬執要做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更多淳錄作多而所以看處着眼讀書須是以經為本而後讀更剛

○淳回

李德之問係辭精義編得如何曰編得亦雜只是前輩說話有一二句與係辭相雜者皆載只如觸類而長之前輩曾說此便載入更不暇問是與不是

或問係辭精義曰這文字雖然是哀集得做一處其實於本文經旨多有難通者如伊川說話與橫渠說話都有一時意見如此故如此說若用本經又一二句看淳亦

言類
自通只要成片看便上，不接得前下，不帶得後。如程先生說孟子勿忘勿助，長只把幾句來說，敬後入便將來說此一章都前後不相通接，前不得接後，不得若知得這般處，是假借來說，敬只恁地看也。自見得程先生所以說之意，自與孟子不相背馳。若此等處，最不可不知。
賀孫

人言何休為公穀忠臣，某嘗戲伯恭為毛鄭之佞臣。道夫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却不甚理會。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却說公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箇都好，不知是如何看來他要說為人謀而不盡心為忠，傷人害物為恕。恁地時他方說不是。義剛曰：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間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

甚麼學，只是見得淺。義剛

先生問：向見伯恭有何說？曰：呂丈勸令看史，曰：他此意便是不可曉。某尋常非特不敢勸學者看史，亦不敢勸學者看經。只語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學。伯恭動勸人看左傳、遷史。令子約諸人擡得司馬遷不知太小恰比孔子相似，必大。

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為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二言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能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必無

為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疎空，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為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眾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遊，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也，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

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馬遷為是可惜？子約死了，此論至死不會明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個問東萊大事記有續春秋之意，中間多主史記曰：「公鄉里主張史記甚盛，其間有不可說處，都與他出脫得，好如貨殖傳便說他有諷諫意之類，不知何苦要如此。世間事是還是非，還非黑還黑白，還白通天通地，貫古貫今，決不可易。若使孔子之言有未是處，也只還他，未是如何硬穿鑿說不之。又問左氏傳合如何看？曰：「且看他記載事迹處，至如說道理全不似公穀要知左氏是箇曉。」

了識利害底人趨炎附勢如載劉子天地之中段此是極精粹底至說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便只說向禍福去了左傳只道得禍福利害底說話於義理上全然理會不得又問所載之事實否曰也未必一一實子升問如載卜妻敬仲與季氏生之類是如何曰看此等處便見得是六卿分晉田氏篡齊以後之書又問此還是當時特故撰出此等言語否曰有此理其間做得成者如斬蛇之事做不成者如丹書狐鳴之事看此等書機關熟了少間都壞了心術莊子云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必有機心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者道之所不載也今浙中於此二書極其推尊是理會不得因言自孟子後聖學不傳所謂軻之死不得其

傳如荀卿說得頭緒多了都不純一至楊雄所說底話又多是莊老之說至韓退之喚做要說道理又一向主於文詞至柳子厚却反助釋氏之說因言異端之教漢魏以後只是老莊之說至晉時肇法師釋氏之教始興其初只是說未魯身為至達磨面壁九年其說逐熾木看大事記云其書甚妙考訂得子細大勝詩記此書得自由詩被古說壓了

伯恭解說文字太尖巧渠曾被入說不曉事故作此等文字出束極傷事敬之問大事記所論如何曰如論公孫洪等處亦傷太巧德明

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年渠太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

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太纖巧處如指出公孫洪張湯姦殺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偽云我亦知得此有此意思不好

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君不死自漢武至五代只千來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他當初作題自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見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既免人事應接免出做官君不死太段做得文字孫賀

因說伯恭少儀外傳多瑣碎處曰人之所見不同某只愛看人之大體大節磊磊落落處這般瑣碎便懶看伯恭

又愛理會這處其間多引忍恥之說最害義緣他資質弱與此意有合遂就其中推廣得太想其於忠臣義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亦有詩說張巡許遠那時不應出來淳

伯恭是箇寬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却似箇輕儇底人如省試義太段開裝說得堯舜太段有諷笑反不若黃德潤辭雖窘却實實尊重館職策亦說得慢不分曉後面又全無緊要伯恭尋常議論亦緣讀書多肚裏有義理多恰似念得條貫多底人要主張一箇做好時便自有許多道理升之九夫之上要主張做不好時亦然簡

或言東萊館職策君舉治道策頗涉清談不如便指其事

說自己治道太原意曰伯恭策止緣裏面說太原不分
明只自恁地依傍說更不直截指出孫賀

伯恭文鑑有正編其文理之佳者有其文且如此而衆人
以為佳者有其文雖不甚佳而其入賢名微恐其泯沒
亦編其一二篇者有文雖不佳而理可取者凡五例先
生云已亡一例後來為人所譜今在太雅敦詩刪定奏
議多刪改之如蜀人呂陶有一文論判師服此意甚佳
呂止收此一篇佳云陶多少好文何獨收此遂去之更
參又他文

先生方讀文鑑而學者至坐定語學者曰伯恭文鑑去取
之文若某平時看不熟者也不敢斷他有數般皆某熟
讀底今揀得也無已鼻如詩好底都不在上面却載那

衰颯底把作好句法又無好句法把作好意思又無好
意思把作勸戒又無勸戒林擇之云他平生不會作詩
曰此等有甚難見處義 淳錄云伯恭文鑑
東萊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歷一
篇說渾夫亦好義

伯恭所編奏議皆優柔和平緩者亦未為全是在宗卿作
序者是舊所編後修文鑑不止乎此更添入并
嘗語呂丈編奏議為臺諫懷挾揚

伯恭祭南軒文都就小狹處說來其文弱
呂伯恭文集中如答項平父書是傳夢泉子淵者如罵曹
立之書是陸子靜者其他偽者想又多在璘
伯恭亦嘗看藏經來然甚深不見於言語文字間有與伯

術却忍不住放得出來今害人之甚揚
可憐子約一生辛苦讀書只是竟與之說不合今日方接
得他三月間所寄書猶是論寂然不動依舊主他舊說
時子約它硬說寂然不動是耳無聞目無見心無思慮
至此方是工夫極至處伊川云要有此理除是死也幾
多分曉某嘗答之云公範五事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
聽曰聾思曰塞方知還有此理否渠至死不曉不知人
如何如此不通用之云釋氏之坐禪入定便是無聞無
見無思無慮曰然它是務使神輕去大體其理又不同
神仙則使形神相守釋氏則使形神相離佛家有白骨
觀初想其形從一點精氣始漸漸胞胎孕育生產稚乳
長大壯實衰老病死以至屍骸胖脹枯僵久之化為白

骨既想為白骨則視其身常如白骨所以厭弃脫離而
無留戀之念也此又釋氏之最下者下子約
今日得子約書有見未用之體一句此話却好問未用是
喜怒哀樂未發時那時自覺有箇體段則是如著意要
見他則是已發曰只是識認他約書有未發之本體一
句此語甚好人須是
看得這箇分曉始得
答子約書云目下放過了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難得
少壯底時日方
觀呂子約書有論讀詩及劉壯輿字畫一段曰某之語詩
與子約異詩序多附會須當觀詩經渠平日寫書來字
畫難曉昔白劉元城戒劉壯輿謂此人字畫不正必是
心術不明故寫此一段與之子約書又云昨讀左傳劉

康公說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下云君子勤禮小人盡力見得古人說道理平實不張皇而著實下手隨貴賤高卑皆有地位非如後世此之為可而彼之為不可人有所不可為道有所不可行也先生曰此一段議論却好可學

呂子約死先生曰子約竟齋着許多鶻突道理去矣賀先生問呂子約近况如何曰呂丈在鄉里方取其家來骨肉得團聚不至落寞曰得渠書多說仙郡士友日夕過從以閑學為樂罪大責輕遷客得如此過分矣亦是仙郡士友好學樂善豈非衡州流風餘韻所及乎嗟嘆久之又問曰識章茂獻否曰嘗見之亦蒙教誨曰江西士大夫如茂獻亦難得又言吳伯豐有見識力學不倦祖

道因言伯豐自植立事曰此某知有未盡不意伯豐能如此道

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為說久之必至銷歇子靜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人且異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道夫以下明人

婺州士友只流從祖宗故事與史傳一邊去其馳外之夫不知病在不曾於論語上加工夫升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為先黃老後六經此自是大史談之學若遷則皆宗孔氏如於夏紀贊用行夏時事於商紀贊用兼商輅事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纁蓋識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脉恐誠如是考得甚好然但以此遂謂遷能學孔子則亦徒能得其皮

殷而已假使漢高祖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此等議論恰與故削卿黨者相及必先生出示荅孫自脩書因言陸氏之學雖是偏尚是要去做箇人若永嘉永康之說大不成學問不知何故如此他日用動靜間全是這箇本子卒生改換不得如呂氏言漢高祖當用夏之忠却不合黃屋左纛不知縱使高祖能用夏時乘商輅亦只是這漢高祖也骨子不曾改變蓋本原處不在此

錄

伊川發明道理之後到今日浙中士君子有一般議論又費力只是云不要矯激遂至於凡事回互棟一般像風躲箭處立地却笑人慷慨奮發以為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如嚴子陵是矯激分明呂伯恭作祠記

須要辨其非矯激想見子陵聞之亦自一笑子陵之高節自前漢之末如龔勝諸公不屈於王莽者甚多漢書末後有傳可見光武是一箇讀書識道理底人便去尊敬嚴子陵子陵既高蹈遠舉又誰恤是矯激不是矯激在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只服范文正公嚴子陵祠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直是說得好其議論什麼正大往時李太白作秦州學記說樂詩書尚節義文字雖麗其說振厲使人讀之森然可以激懦夫之氣近日浙中文字雖細膩只是一般回互無奮發底意思此風漸不好其意本是要微文昔人矯激之過其弊至此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蓋狂士雖不得中

猶以奮發可與有為若一向委靡濟其事又說固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亦是私意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為璘鄭子止問昨日所說浙中七君子多要回互以避矯激之名莫學顏子之渾厚否曰渾厚自是渾厚今浙中人只學一般回互底心意不是渾厚渾厚是可做便做不計利害之謂今浙中人都是計利害大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於可以得利者無不為如陳仲弓送宦者葬所謂有仲弓之志則可無仲弓之志則不可因說東漢事勢士君子欲全身遠害則有不行而已若出仕遇官官縱橫如何畏禍不與他理會得若未免仕只得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若既要為太官又要避禍無此理璘

問前蒙賜書中有近日浙中學者多靠一邊如何曰往往泥文義者只守文義淪虛靜者更不讀書又有陳同父一輩說又必求異者其近到浙中學者却別滯文義者亦少只沈晦叔一等皆問着不言小語說着文義又如作怪留

近日浙中一項議論盡是白空撰出覺全捉摸不着恰如自家不曾有基地却要起其樓臺就上面添一層又添一層只是道新奇好看其實全不濟事又云空撰出許多說話如想眼生花孫賀

叔度與伯恭為同年進士年又長自視其學非伯恭比即俯首執子弟禮而師事之略無難色亦今世之所無耳道夫叔度

叔度應章子進士詞科然竟以不能隨世倂仰不肯一日
置其身於仕路也道夫
自叔度以正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為非義者道夫

朱子語類百廿二終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三

陳君舉 陳同父葉正則附

先生問德粹去年何處作考官對以永嘉問曾見君舉否
曰見之曰說甚話曰說洪範及左傳曰洪範如何說曰
君舉以為讀洪範方知孟子之道性善如前言五行五
事則各言其德性而未言其失及過於皇極則方辨其
失曰不然且各還他題目一則五行二則五事三則八
政四則五紀五則皇極至其後庶徵五福六極乃權德
聖道而著其驗耳又問春秋如何說滕云君舉云世人
疑左丘明好惡不與聖人同謂其所載事多與經異此
則有說且如晉先蔑奔人但謂先蔑奔秦耳此乃先蔑
立嗣不定故書奔以示貶曰是何言語先蔑實是奔秦

如何不書奔且書奔秦謂之示貶不書奔則此事自不見何以爲褒昨說與吾友所謂專於博上求之不反於約乃謂此耳是乃於穿鑿上益加穿鑿疑誤後學可學因問左氏識見如何曰左氏乃一箇趨利避害之人要置身於穩地而不識道理於太倫處皆錯觀其議論往往皆如此且大學論所止便只說君臣父子五事左氏豈知此如云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正如田客論主而責其不請娶然使孔子論此肯如此否尚可謂其好惡同聖人哉又如論宋宣公事曰宋宣公可謂知入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是何等古談可學曰此一事公羊議論却好曰公羊乃儒者之言可學又問林黃中亦主張左氏如何曰林黃中却會與便宜

左氏踈脫多在君子曰渠却把此殃若劉歆昔呂伯恭亦多勸學者讀左傳嘗語之云論孟聖賢之言不使學者讀反使讀左傳伯恭曰讀論孟使學者易向外走因語之云論孟却向外走左氏却不向外走讀論孟且先正人之見識以參他書無所不可此書自傳惠公元妃孟子起便沒理會大抵春秋自是難看今人許春秋有九分九釐不是何以知聖人之意是如此平日學者問春秋且以胡文定傳讀之學

陳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意消錄群惠章句訓詁付之諸生問他如何是雅頌之意今只有雅頌之辭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之意便都只是瞞人又謂某前番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辨以爲相與詰難竟

無深益蓋刺畫太精頗傷易簡於持已甚反涉吝驕不知更何如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開他說刺畫太精便只是某不恰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會不得被衆人擁從又不肯道我不識又不得不說說又不識所以不肯索性開口道這箇是甚物事又只恁鶻突了子靜雖占姦不說然他見得成箇物事說話間便自然有箇痕跡可見只是人理會他底不得故見不得然亦易見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便不說及鈞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你理會至如君舉胸中有一部周禮都撐腸拄肚頓着不得如遊古山詩又何消說着只是他稍理會得便自要說又說得不着如東坡子由見得箇道理更不成道理又却便開心見

膽說教人理會得又曰他那得似子靜子靜却是見得箇道理却成一部禪他和禪識不得賀孫

金溪之學雖偏然其初猶是自說其私路上事不曾侵逼官路來後來於不知底亦安疆說便說出無限亂道前輩如歐公諸人為文皆善用其所長凡所短處更不拈出來說所以不見疎脫今永嘉又自說一和學問更沒頭沒尾又不及金溪太抵只說一截話終不說破是箇甚麼然皆以道藝先覺自處以此傳授君舉到泮中一收收盡南軒門人胡李隨亦從之問學某向見李隨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無主入所以終間他人之說便動李隨在湖南頗自尊大諸人亦多宗之凡有議論李隨便為之判斷孰是孰非此正猶張夫師不問

長少賢否只是世襲做大正淳曰湖南之從南軒者甚衆且以何故都無一箇得其學曰欽夫言自有弊諸公只去學他說話凡說道理先太拍下然欽夫後面却自有說諸公却只學得那大拍頭必大

因說鄉里諸賢文字以為皆不免有藏頭亢腦底意思有學者來問便當直說與之在我不可不說若其人半間不界與其人本無求益之意故意來磨難則不宜說外此說儘無害我畢竟說從古聖賢已行底道理不是為姦為盜怕說與人不知我說出便有甚罪過諸賢所見皆如此祇緣怕入譏笑遂以此為戒便藏頭不說某與林黃中爭辨一事至今亦只是說不以為悔夫道若大路然何掩蔽之有打空說及某人鄉里皆推其有所見

其與朋友書言學不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處則學為無用先生曰近來人自要向高說一等話要知初學及此是為蟻等詩人這句自是形容文王聖德不可及處聖人教人何嘗不由知由識入來寓

或曰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曰然只是小它自知定學做孔子不得了才見箇小家活子便悅而趨之譬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見箇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個

因說永嘉之學曰張子韶學問雖不是然他却做得來高不似今人卑污又曰上蔡多說知覺自上蔡一變而為張子韶學象

古人紀綱天下凡措置許多事都是心法從這裏流中是多不少正如今若去逐些子搜抉出來評議恐不得凡看

文字也。須待自有忽然湊合見得果同處若先去逐此安排比並便不是因問君舉說漢唐好處與三代暗合是如何曹曰亦只是事上看如漢初待群臣不專執其權略堂陛之嚴不恣地操切如財散於天下之類曰這也自是事勢到這裏見得秦時君臣之勢如此間隔故漢初待宰相如此然而蕭何是少功勞幾年宰相一旦繫獄這喚做操切又如周勃終身有功後來也下獄對問又如賈誼書中所說是如何財用那時自寬饒不得不散在郡縣且如今要散在郡縣得也不得上面又不儲蓄財賦開在那裏只是每年合天下之所入不足以供一年之用一月之入不足以供一月之用逐時族展將去將漢初來看要散之郡縣得否這只

是開說第十項最是養許多坐食之兵其實最廣州自是州郡底如許多大軍是如何區處無祖宗天下之半而有祖宗所無之兵如州郡兵還養在何用若留心太守又會去教他拳毆弓射此等教他做許多模樣也只是不忍將許多錢糧白與他到有廝殺時你道他與你去廝殺否只是徒然問君舉曾要如何措置曰常常憂此但措置亦未曾說出問看唐事如何曰聞之陳先生說唐初好處也是將三省推出在外這却從魏晉時自有裏面一項唐初却盡屬之外要成一體如唐經禍變後便都有諸王出來克復如肅宗事及代宗後來雖是郭子儀也有箇王出來曰三省在外怕自臨時已如此只唐時併屬之宰相諸王克復代宗事只是郭子儀

怕別無諸主唐官看他六典將前代許多官一齊盡置得徧官如何不冗貪看漢初時官如何到得元成間如何又看東漢初如何到東漢末時如何到三國魏晉以後如何只管添只管雜賀孫器遠言鄉間諸先生所以要教人就事上理會教着實緣是向時諸公多是清談終於敗事曰便是而今自恁地說某尚及見前輩都不曾有這話是三十年前如此不曾將這箇分作兩事如所謂推倒牆撞倒壁如此罷話那時都恁地罷却有好處南渡時有許多人出來做事經变故後將許多人都推倒了到而今却是氣卑弱了凡事都無此子正大只是細巧曰陳先生要人就事上理會教實之意蓋怕下稍用處不足如司馬公居洛

亦任只理會得箇通鑑到元祐出來做事却有未盡處所以激後來之禍如今須先要較量教盡曰便是如今都要恁地說話如溫公所做今只論是與不是合當做與不合當做如何說他激得後禍這是全把利害去說溫公固是有從初講究未盡處也是些小事如役法變得未盡只是東南不便他西北自便之那時節已自極了只得如此做若不得溫公如此做更自有一場出醜今只將紙上語去看便道溫公做得過當子細看那時節若非溫公如何做溫公是甚氣勢天下人心甚麼樣感動溫公直有旋軋轉坤之功溫公此心可以質天地通幽明豈容易及後來呂微仲范堯夫用調停之說兼用小人更無分別所以成後日之禍今人却不歸咎於

調停反歸咎於元祐之政若直是見得君子小人不可
雜處如何要委曲遮護得蔡確也是卒急難去也是獨
他置獄傾一從官得從官置獄傾一參政得參政置獄
傾一事相得宰相看溫公那時已失委曲了如王安石
罪既已明白後既加罪於蔡確之徒論來安石是罪之
魁却於其死又加太傅及贈禮皆備想當時也道要委
曲周旋他如今看來這般却然不好要好便合當顯白
其罪使人知得是非邪正所謂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須
是明顯其不是之狀若更加旌賞却惹得後來許多群
小不服今又都沒理會怕道要做朋黨那邊用幾人這
邊用幾人不問是非不別邪正下稍還要如何某看來
天下事須先論其大處如分別是非邪正君子小人端

的是如何了方好於中間酌量輕重淺深施用賀孫
器遠言陳丈太意說格君且令於事上轉移他心下歸於
正如蕭何事漢令散財於外可以去其侈心成其愛民
之心說北齊宣帝云云曰欲事君者豈可以此為法自
元魏以下至北齊最為無綱紀法度自家却以為事君
法賀孫

永嘉看文字太字平白處都不看偏要去注疏小字中尋
節目以為博只如常玄成傳廟議渠自不理會得却引
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云云先公之遷主藏
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遂謂周后稷
別廟殊不知太祖與三昭三穆皆各自為廟豈獨后稷
別廟又云后稷不為太祖甚可怪也閑祖

季通及敬之皆云永嘉貌敬甚至及與宮祠乃繳之云朱某素來迂濶臣所不取但陛下進退人才不當如此以問先生先生云不曾見此文字怎見得閑祖

德粹問陳君舉福州事曰無此只是過當作一添倅而一州之事皆欲為之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無咎象曰下不厚事也初九欲為九四作事在下本不當處厚事以為上之所任故為之而致元吉乃為之又不然不惟已不安而亦累於上璘錄云初九上為四所任而所作不盡善未免有咎也故孔子釋之曰下不厚事也蓋在下之人不當重事若在下之人為在上之人作事未能盡善向編近思錄說與伯恭此一段非常有不必自應有咎入伯恭云既云非常有則有時而有豈可不書以為戒及後思之果然學可璘錄

陳同父縱橫之才伯恭不直治之多為諷說反被他玩楊

說同父因謂呂伯恭烏得為無罪恁地橫論却不與他說打教破却和他都自被包裹在裏今來伯恭明人却亦有為同父之說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被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久又嘆息久之云今有一等自恁地高出聖人之上二等自恁地隔身汗濁要擔頭出不得孫賀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

夫道

先生說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處陳同父一生被史壞了直卿亦言東萊教學者看史亦被史壞陳同父祭東萊文云在天下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先生曰若如此則鷄鳴狗盜皆不可無因舉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又云同父在利欲膠漆

盆中

祖

鄭厚藝圃折衷當時以為和說然尚自占取地步但不知權其說之行猶使人知君臣之義如陳同父議論却乖乃不知正曹本既纂乃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乃以已而窺聖人謂舜禹亦只是慕而文之以揖遜爾同父

亦是於漢唐事迹上尋討箇仁義出來便以為此即王者事何異於此

因言陳同父讀書譬如看劫盜公案看了須要斷得他罪及防備禁制他教做不得它却不要斷他罪及防備禁制他只要理會得許多做劫盜底道理待學他做廣或謂同父口說皇王帝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先生曰這只是見不破只說箇是與不是便了若做不是他依阿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命殺身也是合當做底事

陳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伯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

學可

卷一百二十三

陸子靜分明是禪但却成一箇行戶尚有箇據處如葉正則說則只是要教人都曉不得當得一書來言世間有一般魁偉底道理自不亂於三綱五常既說不亂三綱五常又說別是箇魁偉底道理却是箇甚麼物事也是亂道他不說破只是籠統恁地說以謾人及人理會得未都無効驗時他又說你是未曉到這裏他自也曉不得他之說最誤人世間默人都被他瞞不自知義剛葉正則說話只是杜撰看他進卷可見大略沐葉進卷待遇集毀板亦毀得是淳

葉正則作天論事全不知此着實利害只虛論因及許多云云又見一文論社倉事戴必望尚有些實說然不是如此葉則都是閑說振

見或人所作講義不知如何如此聖人見成言語明明白白人尚曉不得如何須要立一文字今深於聖賢之言如何教人曉得戴必望比見其湖南說話却平正只為說得太容易了兼未竟有意於弄文賀孫

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却專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摸索一上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效此意甚可憂

朱子語類卷百二十三終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四

陸氏

性質

陸子美

精神

子靜若海

問陸梭山同異辨曰若本有却如何掃蕩得若本無却如何建立得他以佛氏亦曉得理如既曉得理後却將一箇空底物事來口頭說時佛不到今日了他自見得一箇道理只是空又曰佛也只是理會這箇性吾儒也只理會這箇性只是他不認許多帶來底節
陸子壽自撫來信訪先生於鈇山觀音寺子壽每談事必以論語為證如曰聖人教人居處恭執事敬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此等皆教人就實處行何嘗高也先生

曰某舊問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覺實也如孟子却是將他到底已教人如言存心養性知性知天有其說矣是他自知得餘人未到也田地如何知得他滋味卒欲行之亦未有入頭處若論語都是聖人教人存心養性知性知天實涵養處便見得便行得也陸子壽看先生解中甯真顯乎微云幾微細事也因歎美其說之善曰前後說者連真見乎隱一表說了更不見切體處今如此分別却是使人有點檢處九齡自覺力弱尋常非禮念慮因能常常警策不使萌於心然志力終不免有怠時此殆所謂幾微處須點檢也先生曰固然雅大

問曾見陸子壽志道據德說否曰未也其說如何曰大槩

亦好必大

因說陸子靜謂江南未有人如他八字着脚蔚文

叔器問象山師承曰它們天資也高不知師誰然也不問

師傳學者多是就氣稟上做便解偏了義剛

符舜功問陸子靜君子喻於義曰子靜只是徇伊川

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

之於義利喻而好也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

喻矣畢竟伊川說占得多璘

因說陸先生每對人說有子非後學急務以其說不合有

多節自不直截某因謂是此聖人言語較緊且如孝弟

之人豈解犯上又更作亂曰人之品不同亦自有孝弟

之人解犯上者自古亦有作亂者聖賢言語寬平不消

如此急迫看

問象山言本立而道生多却而字曰聖賢言語一步是一步近來一種議論只是跳躑初則兩三步做一步甚則十數步作一步又其則千百步作一步所以學之者皆顛狂

先生問賀孫再看論語前面見得意思如何曰初看有未通處今看得通如孝弟為仁之本一章初看未甚透今却看得分曉先生曰如此等說話陸象山都不看凡是諸弟子之言便以為不是而不足看其無細心看聖賢文字如此凡說未得處便將箇硬說關倒不消看後生纔入其門便學得許多不好處便悖慢無禮便說亂道更無禮律只學得那許多凶暴可畏可畏不知如何

學他許多不好恁地快賀孫又問孝弟為仁之本集注云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此字亦只指孝悌先生曰覺此句亦欠本立字賀孫云上文已說孝弟乃是行仁之本先生曰此段若無程先生說終無入理會得透看楊謝諸說如何是理會得謝說更重孝弟非仁乃近仁也不知孝弟非仁孝弟是甚麼物事孝弟便是仁非孝弟外別有仁非仁外別有孝弟如諸公說將體用一齊都沒理會了

有自象山來者先生問子靜多說甚話曰恰如時文相似只連片滾將去曰所說者何曰他只說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為萬物之靈入所以貴與靈者只是這心其說雖詳多只恁滾去先生曰信如斯言雖聖賢復生與人說

也只得恁地自是諸公以時文之心觀之故見得它箇是時文也便若時文中說得恁地更是聖賢之言也公也須自反豈可放過夫道

陸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脩為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能飲食之人却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只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

便在其中矣

人傑

至之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先生云陸子靜不着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講這些子至之云陸常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先生語陸云誠說看陸只鶻突說過先生因語諸生云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植

子靜常言顏子悟道後於仲弓又曰易繫決非夫子作又曰孟子無奈告子何陳正已錄以示人先生申言曰正已也再道

江西士風好為奇論恥與人同每立異以求勝如陸子靜說告子論性強孟子又說荀子性惡之論甚好使人

發有鎮密之功昔荆公參政日作兵論藁壓之硯下劉
貢父謁見值客徑坐於書院竊取視之可參錄云皆記
既而以未相見而坐書院為非遂出就客次及相見荆
公問近作貢父近以作兵論對乃竊荆公之意而易其
文以誦之丁學錄云荆公出論兵貢父荆公退碎其硯
下之藁以為所論同於人也可參錄云此皆是江西
之風如此學錄略

金溪說充塞仁義其意之所指似別有一般仁義非若尋
常他人所言者也大必

陸子靜學者欲執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不知如何執得那
事來面前只得應他當喜便喜當怒更怒如何執得靜
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說

得好在節

先生謂祖道曰陸子靜答賢書說箇簡易字却說錯了乾
以易知坤以簡能是甚意思如何只容易說過了乾之
體健而不息行而不難故易坤則順其理而不為故簡
不是容易苟簡也祖道

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為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
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議
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先生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
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
通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先
生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
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節

或問陸子靜每見學者才有說話不曰此只是議論即曰此只是意見果如是則議論意見皆可廢乎曰既不尚議論則是默然無言而已既不貴意見則是寂然無思而已聖門問學不應如此若曰偏議論私意見則可去不當繫以議論意見為可去也

有三學者云學者須是除意見陸子靜說顏子克己之學非如常人克去一切忿欲利害之私蓋欲於意念所起處將來克去先生痛加誚責以為此三字誤天下學者自堯舜相傳至歷代聖賢書冊上並無此三字某謂除去不好底意見則可若好底意見須是存留如飢之思食渴之思飲合徹底事思量去做皆意見也聖賢之學如一條大路甚次第分明緣有除意見橫在心裏便更

不在做如日間所行之事想見只是不得已去做才做便要忘了生怕有意見所以目視霄漢悠悠過日下梢只成得箇狂妄今只理會除意見安知除意見之心又非所謂意見乎

陸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

因看金溪與胡季隨書中說顏子克己處曰看此兩行議論其宗旨是禪尤分曉此乃捉著真賊正賊惜方見之不及與之痛辯其說以忿欲等皆未是已然而思索講習却是大病乃所當克治者如禪家乾屎橛等語其上

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稍忿欲紛起忿意猖獗如劉淳史輩所為皆彼自謂不妨者也杲老在徑山僧徒苦其使性氣沒頭腦甚惡之又戀着他禪堂有一僧云好捉倒剝去衣服尋着他禪是在左脅下是在右脅下待尋得見了好與奪下却趕將出門去杲老所喜皆是粗疎底人如張子韶唐立夫諸公是也汪聖錫呂居仁輩稍謹愼被他薄賤汪文為入淳厚趕張子韶輩不得又有許多記問經史典故又有許多鶻突學問義理又戀着鶻突底禪辟疑塞智都沒分曉不自反躬窮究只管上求下告問他討禪被他恣意相薄汪文嘗謂其云杲老禪學實自有好處某問之

侍郎曾宪見其好處否又却云不帶今金溪學問其正是禪欽夫伯恭錄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其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千罪惡即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耳王履道做盡無限過惡遷謫廣中刻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為過惡皆不礙其禪學爾

舜功云陸子靜不善入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璣聖賢教人有定本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是也其人資質剛柔敏鈍不可一槩論其教則不易禪家教更無

定今日說有定明白又說無定陸子靜似之聖賢之教無內外本末上下今子靜却要理會內不管外面却無此理硬要轉聖賢之說為他說寧若爾說且作爾說不可誣罔聖賢亦如此公沐周謹記

陸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已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白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拗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涵養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涵養是省察以勝之有渠好為訶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上璠

吾儒頭項多思量著得人頭疼似陸子靜樣不立文字也是省事只是那書也不是分外底物事都是說我這道

理從頭理會過更好備

汪長孺說江西所說主靜者其語是要不消主這靜只我這裏動也靜靜也靜先生曰若如其言天自春了夏了秋了冬了自然如此也不須要輔相裁成始得孫賀汪西之學無了惻隱辭遜之心但有羞惡之心然不羞其所當羞不惡其所當惡有是非之心然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方

潘恭叔說象山說得如此待應事都應不是曰可知是他所學所說盡是杜撰都不依見成格法他應事也只是杜撰如何得合道理孫賀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它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簞思而不學則始正謂無底簞便危

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
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
便如墜千仞之淵。備

頃有一朋友作書與陸子靜言，陸之學蕩而無所執，陸復
書言：蕩本是好語，君子坦蕩蕩，堯蕩蕩，無能名。詩云：蕩
蕩上帝書。云王道蕩蕩，皆以蕩為善，豈可以為不善邪？
其怪如此。備

向見陸子靜與王順伯論儒釋，某嘗竊笑之。儒釋之分只
爭虛實而已。如老氏亦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
兮，其中有精，所謂物精亦是虛。吾道雖有寂然不動，然
其中粲然者存，事事有節。

先生問人：傑別後見陸象山如何？曰：在都下相處一月，議

論間多不合。因舉戊戌春所聞於象山者多，是分別集
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兩句曰：彼之病處正在此。其說
集義却是義襲彼之意，蓋謂學者須是自得於己，不為
文義牽制，方是集義。若以此為義從而行之，乃是求之
於外，是義襲而取之也。故其弊自以為是自以為高，而
視先儒之說皆與己不合。至如與王順伯書論釋氏義
利公私皆說不着，蓋釋氏之言見性只是虛見儒者之
言性止是仁義禮智皆是實事。今專以義利公私斷之，
且順伯不以為然也。人錄詳

問：正淳陸氏之說如何？曰：癸卯相見，某於其言不無疑信。
相半曰：信是信，甚處疑是疑，甚處曰：信其論學，疑其詞
詆古人曰：須是當面與它隨其說上討箇分曉。若一時

不曾分疏得乃欲續後於書問間議論只是說得皮外
它亦只是皮外答來越不分曉若是它論學處是則其
它說話皆是便攻訶古人今人亦無有不是處若是它
訶詆得古人不是便是它說得學亦不是向來見子靜
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
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
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彼源頭便不同
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它尋常要說集義
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却不說義襲而
取之它說如何正淳曰它說須是實得如義襲只是強
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
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

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
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
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
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因而
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
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
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
向執着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
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
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旦如一貫只是萬理
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以貫之此正同歸殊
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人恁地理會却只尋

箇一不知去那裏計頭處正淳與金溪往復書云釋氏皆空之下有曰學所以貴於講書是要入細理會今陸氏只管說一貫夫一貫六者是舉萬殊而一貫之小大精粗隱顯本末皆在其中若都置不講却一貫箇甚麼學要大綱渾養子細講論當與金溪辨義外之說其講事之合如此者雖是在外然於吾心以爲合如此而行便是內也且如人有性實魯鈍或一時見不到因他人說出求見得爲是從而行之亦內也金溪以謂此乃告子之見直源自得於己者方是若以他人之說爲義而行是求之於外也遂於事當如此處亦不如不知此乃告子之見取必大因言金溪有云不是教人不要讀書讀書自是講學中一事總說讀書已是到此一句曰此語却是必大又言其學在踐履之說曰此言雖是然他意只是要發復他之說耳

禪學職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着工夫收拾這心性今禪說只恁地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

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細密今禪說只一向籠裹陸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籠惠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鈇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着看他意只說儒者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來雜在裏一齊滾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籠裹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着

得此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不說到氣一截所以說萬千與告子幾箇然終不得他分曉告子以後如荀揚之徒皆是把氣做性說了孫賓

迎而距之謂陸氏不實

子靜應無所住以生其心祖

禪自

吳仁父說及陸氏之學曰只是禪初間猶自以吾儒之說蓋覆如今一向說得熾不復遮護了渠自說有見於理到得做處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至任喜怒胡亂便打入罵後生纔登其門便

學得不透禮出來極可畏世道衰微千變百恠如此可畏可畏之

陸子靜之學自是曾中無奈許多禪何看是甚文字不過假借以說其曾中所見者耳據其所見本不須聖人文字但他却須要以聖人文字說者此正如販鹽者上面須得數片煮魚遮蓋方過得關津不被人捉了耳廣

先生嘗說陸子靜楊敬仲自是十分好人只似患淨潔病底又論說道理恰似閨中販私鹽底下面是私鹽上面以煮魚蓋之使人不覺蓋謂其本是禪學却以吾儒說話遮掩道

為學若全靠實便如釋老談空又却不如他說得索性又曰近來諸處學者談空浩瀚可畏可畏引得一輩江西

士人都顛了浩

陸子靜好令人讀介甫萬言書以為渠此時未有異說不曉子靜之意麟

因言讀書之法曰一句有一句道理窮得一句便得這一句道理讀書須是曉得文義了便思量聖賢意指是如何要將作何用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為學曰公門都被陸子靜誤教真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悵悵然如村愚拍盲無知之人撞牆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躑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何故下此一等只會失心別無合殺也傳子淵便是如此子淵後以喪心死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却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吁誤人誤人可悲可

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今教公之法只討聖賢之書逐日逐段分明理會且降伏其心遜志以求之理會得一句便一句理明理會得一段便一段義明積累久之漸漸曉得近地有朋友便與近地朋友商量近地無朋友便遠求師友商量真要閑過日子在此住得旬日便做旬日工夫公看此間諸公每日做工夫都是逐段逐句理會如此久之須漸見此道理公今只是道聽塗說只要說得行若聖賢之道只是說得贏何消做工夫只半日便說盡了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理會甚事公今莫問陸刪定如何只認問取自己便了陸刪定還替得公麼陸刪定他也須讀書來只是公那時見他不讀書便說他不讀書他若不讀書如何做得

許多人先生呼誤人誤人又曰從陸子靜者不問如何箇箇學得不遜只纔從他門前過便學得悖慢無禮無長少之節可畏可畏備

象山死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

告子此說得多之

因論南軒欲會節夫往見陸先生作書令去看陸如所有何說備寄來先生曰只須直說如此則便謂教我看如何便不能有益了楊

因問陸子靜云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去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使過底拗轉來却好不及底趨向上去却好只緣他纔高了便不肯下纔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底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

底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又曰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孟子便說道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如孔子說逸民伯夷叔齊這已是甚好了孔子自便道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賀

曹叔遠問陸子靜教人合下便是如何曰如何便是公看經書中還有此樣語否若云便是夫子當初引帶三千弟子日日說來說去則甚何不云你都是了各自去休也須是做工夫始得又問或有性識明底合下便是後如何曰須是有那地位方得如舜與木石俱與鹿豕遊

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是有此地地方得如堯舜之道孝悌不成說才孝悌便是堯舜是是誦堯言行堯行真箇能徐行後長方是是問陸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是須是先克己已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為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大器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曾說箇當下便是底語大抵今之為學者有三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

是如公平白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此子回互隱伏說話卓

或問陸象山太要說當下便是與聖人不同處是那裏曰聖人有這般說話否聖人不曾恁地說聖人只說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今截斷克己復禮一段便道只恁地便了不知聖人當年領三千來人積年累歲是理會甚麼何故不說道才見得便教他歸去自理會便了子靜如今也有許多人来從學亦自長久相聚還理會箇甚麼何故不教他自歸去理會只消恁地便了且如說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似易須是做得堯許多工夫方到得堯須是做得舜許多工夫方到得舜

不曰某看來如今說話只有兩樣自准以此不可得而知自准以南不出此兩者如說高底便如當下便是之說世間事事都不管這箇本是專要成已而不要去成物少間只見得上面許多道理切身要緊去處不曾理會而終亦不足以成已如那一項却去許多零零碎碎上理會事事要曉得這箇本是要成物而不及於成已少間只見得下面許多羅羅嘈嘈自家自無箇本領自無箇頭腦了後去更不知得那箇直是是那箇直是非都恁地鶻鶻突突終於亦不足以成物這是兩項如此真正一條大路却都無人識這箇只逐一次第行將去那一箇只是過那一箇只是不及到得聖人本道只是箇中然如今人說那中也都說錯了只說道恁地含含

胡胡同流合汙便喚做中這箇中本無他只是平日應事接物之間每事理會教盡教恰好無一毫過不及之意

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着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千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又曰如東萊便是如何云云不似他見得恁地直拔俊偉下梢東萊學者一人自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師說亦不知其師緊要處是在那裏都只恁地衰塌不起了其害小他學者是見得箇物事便都恁地胡叫胡說實是卒勦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若我見得我父

不見得便是父不似我兄不見得便是兄不似我更無
本小其害甚大不待至後世即今便是又曰南軒初年
說却有些似他如嶽麓書院記却只恁地說如愛牛如
赤子入井這箇便是真心若理會得這箇心子都無事
後來說却不如此子靜却雜些禪又有祐數或說或不
說南軒却平直恁地說却逢人便說又曰浙中之學一
種只說道理底又不似他實見得若不識又不肯道我
不識便含胡鶻突遮蓋在這裏又因說人之喜怒憂懼
皆是人所不能無者只是差些便不正所以學者便要
於此處理會去其惡而全其善今他只說一箇心便都
道是了如何得雖曾子顏子是着多少氣力方始庶幾
其萬一又曰孟子更說甚性善與浩然之氣孔子便全

不說便是怕人有走作只教人克己復禮到克盡己私
復還天理處自是實見得這箇道理便是貼實底聖賢
他只是恁地了便是聖賢然無這般顛狂底聖賢聖人
說克己復禮便是真實下工夫下日克己復禮施之於
一家則一家歸其仁施之一鄉則一鄉歸其仁施之天下
則天下歸其仁是真實從手頭過如飲酒必醉食飯
必飽他們便說一日悟得克己復禮想見天下歸其仁
便是想像飲酒便能醉人恰似說如飲醇酎意思又曰
他是會說得動人使人人都恁地快活便會使得人都恁
地發頭發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
壞了人他之說却是使人先見得這一箇物事下方而
來做工夫却是上達而下學與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

言數
卷三十四
似然他才見了便發顛狂豈肯下來做若有這箇直截道理聖人那裏教人恁地步步做上去孫許行父謂陸子靜只要頓悟更無工夫曰如此說不得不曾見他病處說他不倒太抵今人多望風便罵將去都不曾根究到底見他不是湏子細推原怎生不是始得此便是窮理既知他不是處湏知是處在那裏他既錯了自家合當如何方始有進子靜固有病而今人却不會似他用功如何便說得他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恐反為子靜之笑也且如看史傳其間有少不是處見得他不是便有箇是底在這裏所以無往非學祖先生問曾見陸子靜否可學對以向在臨安欲往見或云吾友方學不可見見歸必學參禪先生曰此人言極有

理吾友不去見亦是然更有一說湏脩身立命自有道理則自不走往他若自家無所守安知一旦立脚得牢正如人有屋可居見他人有屋宇必不起羨若果自家自無往處忽見人有屋欲借自家自家雖欲不入安得不入切宜自作工夫可

子約問吾徒有往從陸子靜者多是舉得這下些小細碎不義致得子靜謂先生教人只是章句之學都無箇脫洒道理其實先生教人豈曾如此又有行不掩其言者愈招他言語先生曰不消得如此說是他行不掩言自家又奈何得他只是自點檢教行掩其言便得看自家平日是合當恁地不當恁地不是因他說自家行不掩言方始去行掩其言而今不欲窮理則已若欲窮理如

何不在讀書講論今學者有幾箇理會得章句也只是
渾淪吞棗終不成又學他於章句外別撰一箇物事與
他關又曰某也雖說他有多多少少某都不敢說他只
是因諸公問不得不說他是向一邊去却不轉了又不
信人言語又怎奈何他自家只是理會自家是合當做
聖人說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語都
是實說鐵定是恁地無一句虛說只是教人就這上做
工夫做得到便是道理孫賀

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
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有此則自然天
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工夫
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

曾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如它人不讀書是不肯去
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
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它不肯讀
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棉裡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
是五穀不熟又不如棉裡也次日又言陸子靜楊敬仲
有為已工夫若肯窮理當甚有可觀惜其不改也明德
論子由古史言帝王以無為宗因言佛氏學只是任它意
所為於事無有是處德明云楊敬仲之學是如此先生
曰佛者言但願空諸所有謹勿實諸所無事必欲忘却
故曰但願空諸所有心必欲其空故曰謹勿實諸所無
楊敬仲學於陸氏更不讀書是要不實諸所無已讀之
書皆欲忘却是要空諸所有明德

至之舉似楊敬仲詩云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
與此意如何曰如此却二了有箇父召急趨底心又有
箇造淵與底心繞二便生出無限病痛蓋這箇物事知
得是恁地便行將去豈可更帖着一箇意思在那上其
舊見張子韶有箇文字論仁義之實云當其事親之時
有以見其溫然如春之意便是仁當其從兄之際有以
見其肅然如秋之意便是義某嘗對其說古人固有習
而不察如今却是畧畧地習却加意去察古人固有由
之而不知如今却是畧畧地由却加意去知因笑云李
先生見某說忽然曰公適間說得好可更說一遍看道
楊敬仲已易說雷霆事身上又安得有且要着實可學
楊敬仲說陽文一畫者在已陰文一畫者應物底是先生

云正是倒說了應物者却是陽冰

楊敬仲言天下無掣肘底事沈叔晦言天下無不可教底
人先生云此皆好立偏論者振

楊敬仲有易論林黃中有易解春秋解專主左氏或曰林

黃中文字可毀先生曰却是楊敬仲文字可毀冰

撫學有首無尾發學有尾無首禪學首尾皆無只是與人

說冰

有說悟者有說端倪者若說可欲是善不可欲是惡而必

自尋一箇道理以為善根脚虛矣非鄉人皆可為堯舜

之意倪者指湖南人傑

因論今之言學問者人自為說說出無限差異胡文定曰

首有言諸子百家人肆其說証惑衆生者是也謝上蔡曰

言類

卷一百二十四

諸子百家人自生出一般見解欺誑衆生心大

彭世昌守象山書院盛言山上有田可耕有圃可蔬池塘
碓磴色色皆備先生曰既是如此下山來則甚世昌曰
陸先生既有書院却不曾截得書某此來爲欲求書曰
緊要書能消得幾卷某向來亦愛如此後來思之這般
物事聚者必散何必役於物世昌臨別贈之詩曰象山
聞說是君開雲水參天瀑響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閑
莫要下山來蘇

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四終

